

明朝：一伙贪财贪色的邪教者与

皇帝、嫔妃、官吏之间的故事……

诱 功



平面设计台词：

教者：淑妃，你感觉到我的功力了吗？

妃：啊！我感到了，我都快晕了……

主：他们在干什么？长生功，就这么练吗？

梁 史 著

重庆出版社

梁 史 著

誘 功



▲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诱功/梁史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I. 诱… II. 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077 号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晓 刘

技术设计 刘家凤

诱 功

梁 史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 插页 8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5366 - 5372 - 7/I. 1042

定 价: 20.00 元

小序



这是一部反伪科学与真理探索的历史小说，历史是一面明镜，它可以让人照到他身边“假、丑、恶”的伪装。这个故事虽然相去甚远，但它所折射出的黑镜头却无时无刻不侵犯着我们脚下的路标，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动摇着我们的意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落魄丧气的盲流贩子，一个锒铛入狱的江湖骗子，一个龙恩宠信的黑手爱卿……是谁助长了他从地狱走向天堂，又是谁扼杀了他从天堂堕向地狱……那么，如何才能做一个被历史永不推翻的“真人”呢？这个故事将向你面授机宜，让你识破奸佞狡诈，走出诱功的怪圈。

Y O U G O N G

秀功





Y O U G O N G

目 录

- 第1章 ■ 龟儿子：
- 第2章 ■ 骗你没商量：
- 第3章 ■ 牢房，巨骗的摇篮：
- 第4章 ■ 他骗我也骗：
- 第5章 ■ 三人成虎，弄假成真：
- 第6章 ■ 伯乐竟是仇都督：
- 第7章 ■ 为了活得人上人，就拜他做神：
- 第8章 ■ 炼丹深造：
- 第9章 ■ 黑夜是块遮羞布：
- 第10章 ■ 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 第11章 ■ 众人皆浊我独清：
- 第12章 ■ 是着衣，还是裸体？：
- 第13章 ■ 打草惊蛇，赶尽杀绝：
- 第14章 ■ 小人得志：
- 第15章 ■ 不是我诱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诱我：

目 录

- 第16章 ■ 五雷真火：
- 第17章 ■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 第18章 ■ 狗日的陶二叔：
- 第19章 ■ 亲情变仇情：
- 第20章 ■ 钱财是根导火索：
- 第21章 ■ 狗神仙变淫魔：
- 第22章 ■ 一群混蛋：
- 第23章 ■ 东窗事发，凡人打死神仙：
- 第24章 ■ 幡然醒悟：烧香找错了庙门：
- 第25章 ■ 狐狸露出了尾巴：
- 第26章 ■ 半路杀出了“程咬金”：
- 第27章 ■ 技高一尺，魔高一丈：
- 第28章 ■ 系铃还须解铃人：
- 第29章 ■ 没有答案的眉批：
- 第30章 ■ 不是尾声的尾声



第 1 章：

龟 儿 子

大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盛夏的某一天里，一名年青人艰难地踉行在地安门附近的某条街上。

太阳又毒又辣，火烈烈的光焰倾洒在石板街道上，使之火烫得像铁匠铺里烧红的砧板，令行人叫苦不迭。

人们都躲在自家屋里，烈日下的街道弥散出怠倦不堪的氛围。年青人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擦擦额头的虚汗，蹉蹉烫疼的脚，偶尔，他干脆倚靠在人家的门槛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叫陶典真，湖北黄冈人，今年二十六岁。父亲生前乃是一名县衙门里的低级史目，姓陶名知日。陶知日 30 岁时，娶下妻房丁氏，止得 21 岁，生得一貌如花，温柔可爱。夫妻二人如鱼如水，过得十分恩爱。

一日，陶知日受衙门指令，解押一囚徒至四川西充，行程来去要 3000 多里。陶知日走后，与他平时相好的另一吏目江仁，乘机到陶家中，假意问寒问暖，实则是想打美貌如花的丁氏的主意。但丁氏虽白日善待，夜晚却早早关门睡



觉，足不出户，令江仁无从下手。

却好一晚，江仁出门小解，见陶知日家小女仆开门往房内走去。江仁便悄悄尾随房内，见丁氏还在后边园里照看，江仁竟爬于丁氏的床下，席地而睡。丁氏到房中，闭上房门，吹灯脱衣而睡。须臾之间，只听得丁氏微有酣声，他悄悄地扒将上去，坐在丁氏床上，彼时正在伏天、暄热之际，丁氏赤身不盖被的，倒被江仁一毫力气不用，早已插个尽根，抽动不已。丁氏朦胧之中警醒道：“不好了，着人手也！”欲待要叫，已被他直捣黄龙，放出分外功夫，并把一双热唇吻了个胶粘般的。丁氏兴发起来，便自柳腰款摆，凤眼乜斜，酥胸紧贴，玉脸斜偎。两人一夜间梅开三度，纵情欢娱，把个陶知日早亡到了瓜瓜国外了。

就这样，在陶知日离开家三月间，江仁与丁氏一直偷情，在快乐中种下一根，这就是陶典真。陶知日回家后，江仁奸情事发。陶知日一气之下，杀了江仁，剜了丁氏。后自杀于后山丛林之中。这事传遍了整个湖北黄冈。后来西湖渔陶主人甚至把她演化编到著名白话小说《欢喜冤家》中，故事发生了改变，陶知日变成了木知日。

陶典真一生下地，便被人叫着“龟儿子”，意即是他好偷人生下的。父母死后，陶典真一直随外婆过，外婆在家乡街上开了个小茶馆，陶典真帮忙打理。去年岁末，外婆染疾卧床，继而撒手人寰，茶舍被本地一伙强徒霸占。陶典真大哭一场后，咬牙跺足，一发狠，离乡背井竟到了这北京城来。

“唉……”此刻，陶典真擦满头的汗水，发出伤心的叹息。“真不该轻信茶馆里那些人的胡诌啊……”他把头埋在手肘里自语。外婆的小茶馆里的茶客们常常神侃天下的一个

好去处——北京，说北京城里遍地淌金子，街上任抓一个乞儿都有七品功名……总之，仿佛只要去了北京城，荣华富贵就像三伏天的暴雨似地“哗啦啦”就落到头上、身上……

他来北京几个月了，这日子叫他如何说呢，只有一个字：苦。开初，他身上还有几两从家乡带来的盘缠，每日咸菜窝头还能糊糊肚子，很快，他便一文不名，混成眼下这般光景，清早起在借宿的湖广会馆喝碗清粥，啃一只又小又涩牙的杂面馒头，然后便出来游荡，要再想往肚里填食，只有熬到明早晨。

现在，他正忍着钻心的饥饿，顶着灼人的阳光，一步步向地安门外出。那地方有个人市，四面八方的穷人都窝那儿，在烈日下等分活计，挣几文钱糊口。

人市上乱烘烘人头如攒，瞧上去每一个人都似乎愁眉苦脸，陶典真汗流夹背在里边呆了约一个时辰，瞧着就到正晌午时分，根本就未有任何人来雇他做事。他见不远处似乎有株树木，那下边兴许阴凉些，便费力挤出人丛，走了过去。这是株枝叶繁茂的老梨树，毒辣的阳光被它遮挡着，陶典真好歹喘匀口气，人顿觉舒服了不少。定睛再瞧，树下蹲坐二人，年纪跟他差不多，打扮也与他是一类，土布长衫一袭，束发顶，不着帽巾。这是城市中下层游闲的标准穿戴，仅赶着对襟褂的庄稼人体面一等。

这俩人冲陶典真友好地笑笑，他也点头为礼，口里还问：

“二位也是……？”

“嗨……一样、一样、彼此、彼此。来这鬼地方的，不是寻生计莫非还等官做？！”

“哈……”陶典真居然被这人逗笑，不由心生好感，拱



拱手道：“在下陶典真，敢请教二位大名……”

“我叫郭弘经。他叫王永宁。俺俩人也是蹲这儿躲日头认识的。嗨……”郭弘经说着还冲一旁憨笑的王永宁做个鬼脸。后者便点头，模样挺老实。

“给！”看上去老实的王永宁从腰系的口袋里掏出二张烙饼，递给郭陶二人。“使……使……不得……”好些日子没吃过白面饼的陶典真大为感动，为对方这种萍水相逢的慷慨。

“老陶，不用客气。我这已是吃他第三张啦！嗨……”长于口辞的郭弘经伸手替陶典真接过饼并且塞到他手上。

“王……王老……弟……”陶典真捧珍宝似地捧着这张烙饼，口中喃喃，还想说几句感激言语。王永宁笑说：“要谢你得谢别人。嘿嘿，今早上我从一胡同里过，闻到烙饼香，壮了胆进了这家人屋里，碗筷摆得整齐，只是无人，我
4 便不客气将他的烙饼一扫光……”

郭弘经边嚼饼边揉肚皮。“哦……哈哈……”陶典真笑了，认真地打量王永宁一眼，心想，人真不可貌相呵！这老弟瞧着忒老实，却原胆不小呢！

吃完饼，三个人几乎快成好朋友了。尤其陶典真。几乎有种它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又亲热地打听二人的籍贯、年龄。

郭弘经是河南人，王永宁是山西人，二人同年，都是正德九年生。陶典真便说：“二位老弟，我是正德八年生，不客气占二位老弟的先喽。咱们三个能在这万千人中相遇，是缘分呐！二位若是不嫌，咱三人今后就一同在这北京城……”他猛一下子噎住，为的是没想出一个好辞儿。

“中。咱三人就一同在这北京城混！”

“混就混！我一个字不识，我听你们俩的！”

“我只识得郭弘经三个字。陶哥，你呢？”

“我读过二年私塾。二位老弟放心，有我替你们计算，没有人敢克扣我们的佣金。喏，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九九八十一”陶典真一口气背完“九九算表”。郭、王二人佩服得直鼓掌。

几乎又站了半个时辰，终于有个店掌柜模样的人向他们走来。三人顿为之精神一振，不约而同全站直了身子，万般企盼、诚惶诚恐地瞧着来雇工的人。

这人却不着急与他们搭腔，而是半眯眼，背着手，绕着他们转圈，打量他们的目光是一种挑肥拣瘦的神情。陶典真顿觉十分不自在，仿佛他们成了牲畜，这家伙打算挑他们去下刀！

“都说说，哪地方的人？”来人终于开了口，京味十足的言语里半是不屑，轻蔑。

听了三个人的回答，他皱眉头道：“你俩，不成！他妈的什么土哩吧叽的话，谁他妈爱听？！你这小子不缺心眼，北京话学得还贼象！走，跟我去！酒楼跑二堂，管吃管住每月另给三百文。走啊！”

“……老爷……”陶典真可怜兮兮叫一声，脚步却不动。那人颇不赖烦：“怎么着，没听明白？”

“老……爷”陶典真望一眼沮丧的郭、王，鼓足勇气道：“咱……三人是一道出来。您、您老……行个好，把咱……一块儿雇去吧！”

“喝，邪门哪！去你的吧土豹子，你他妈瞎话也不会说。他俩一河南一山西，跟你湖北会是一块儿！？去、去，你要心疼他二人，你还呆在这儿，甭随我去啦！”这人说完便掉



头。

“陶……哥！”郭弘经、王永宁十分感动，为陶典真的这分义气。俩人推后者，要他快随别人去：“陶哥，快别顾我们啦，找份事不容易啊！我们呆这儿还有其它机会嘛……”

“喂……”那人走出几步停下身子回头：“我说过这村就没店哪！怎么着，要不要我雇乘轿子来抬你？我操……”

“去你妈的轿子！”陶典真火了，索性说大话：“你嫌我这俩兄弟土，不雇我们。老子也嫌你，不赖烦雇你，你去你的吧！哈……”

“好你个土豹子……”那人气得捋袖子。气冲冲走过来几步便停下，大约他寻思这人市上的外方人背景复杂，何况这是三个赶他壮一截儿的年青人，所以骂骂咧咧瞎嚷几句也就悻悻去了。

6 “哈……陶哥……”郭、王一边一个搂了陶典真大声发泄：“说得太好啦！哈……咱、不雇他！哈……”

三个人乐了一阵很快又沮丧起来。太阳快偏西，光景不会有人来雇他们了。陶典真不好意思对郭、王说自己是没晚饭吃的人，耷拉脑袋、紧咬嘴唇蹲地上不吭气。

“陶哥……其实呵……你，你刚才该随那家伙去。那家伙说是酒楼……酒楼，奶奶的个熊，有多少好吃的呵……”

“是呀，陶哥你要真在那里边干上，我跟郭哥还能来混一顿白食呢！”

“世上没……后悔药卖……唉……”陶典真小声嘟囔。鼓了勇气问：“两位……老弟……晚……晚饭吃……点啥？”

“呀……瞧你说的，哪有什么晚饭哟！王老弟他是个啥样我不清楚。我自己么，天黑了随便找个门洞就歇，弄上一顿算一顿。嘿……混日子呗！”

“郭哥，我跟你差不离儿。老子这一阵晚上全在树叉上打盹儿混过来的。陶哥，说说你，肯定赶我俩强！”

“唉……强也强不到哪儿去噢……”陶典真这才知道，自己算是幸运的罗，夜晚好歹有处地方落脚，一天还能固定吃上一顿。

陶典真正绞尽脑汁儿寻思该如何跟二位萍水相逢的难兄难弟道别。忽闻一阵风似地跑过来二个人，耳听其中一人说：“管事的，这儿有仨壮家伙，就叫他们吧！”

陶、郭、王又惊又喜，面面相觑，真不相信这功夫了还有好事临头。尤其郭、王二人，咬紧嘴唇不敢出大气，生怕来人听出他俩土气的腔口，只望救星似地望着陶典真，盼着他来跟人交涉。

管事穿戴模样的人听家丁模样的人说，略为打量便开口，语气斩钉截铁，似乎不用考虑受雇者是否愿意。

“成，就这仨家伙啦！叫上他们，走！”

“听见没有，叫你们走啊，还傻愣干啥！”

陶、郭、王三人互相望望，满心狐疑，却没勇气拒绝甚而询问几句，不由自主便跟在别人身后走。走了十丈左右，陶典真实在忍不住，小心翼翼问：

“老……爷，咱……这是去干啥呀？总、总得给咱……交个底儿吧……”

“管事的，您老给他们说……还是……”

“你给他们交待吧！”

“是。听好啦，咱这是去仇都督府第。仇都督知道吗？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咱朝廷的头一号栋梁……”

“你小子跟他们说这些干啥！他们能明白吗？！”

“是罗。跟你几个土豹子说也白搭。总之，你们知道这



是上都督他人家的府第就成啦。咳、咳……听好呀，都督他老人家书房旁的便厕堵了，今儿个让你们这仨家伙摊上这档好事，去跟都督他老人家通便厕。对你们这种人来说，简直是流芳千古的事！将来你们回到各自地方一说，地方说不定还给你们记功……哈哈！”

“小子，有你的！哈……嗨……”

大约是都督日常间吃得太好的缘故，他的排泄物所散发出的异臭实为陶、郭、王三个外方小人物闻所未闻，简直是奇臭无比，臭不堪闻。陶典真用尽吃奶的意念方控制住自己没像王永宁一样捂了嘴发干呕。

“我日他姥姥，拉的东西不带人味儿……”王永宁终于忍不住开口骂。

“嘘……”陶典真示意他小心。还好，家丁交待他们后
8 兀自离去，远远捂了鼻监视他们。

天麻黑了，家丁过来给他们支了灯笼，催他们快干。他们忍着饥饿，忍着刺鼻的恶味用钹、钩、棍折腾好一阵，汗湿全身依然不见成效。那堵得冒沿的粪水就是不见消退。

“不成，得另想法……”陶典真紧皱眉头，毅然去掉鞋子，“扑通”跳入粪坑，“定是里边堵得有东西，我得去摸摸……”言毕，用一只手捏住鼻子，矮下身子去粪水里寻摸。

“陶哥……”郭、王好感动，停下手中的家什为他使劲儿。

“乎乎！”不知陶典真拔去了什么东西，齐沿的粪水顷刻间消退。“啊……恰！……啊……”陶典真鼻、眼上挂着溅满的粪汁，爬上来重重打了几个嚏喷。

“陶哥，啥玩意儿堵了？”

“没……没什么，几块砖头……啊。”

陶典真说这话时悄悄用手捏了捏腰间。他没对郭、王说实话，方才他在粪坑里确实摸得一样物件，凭手感那是件小巧玲珑、质地滑腻的珍玩一类，就是这东西堵住了都督大人的便厕。陶典真从小在外婆的茶馆里没少听富贵人家一件珍玩价值连城的故事。所以，他不肯对同伴讲实话，竭力抑制内心的狂喜，若无其事地回答了郭、王。

“成，小子，有能耐！”管事的笑逐颜开过来，吩咐道：“拎几桶水给他们，冲冲身子。回头发赏。一人赏三百文钱，这小子额外加二百，你小子可以得个奋不顾身的褒奖！哈……”

怀揣淘粪坑挣来的五百文钱，兴高彩烈的陶典真与同样兴高彩烈的郭弘经、王永宁道别，约好明日见面的地点后离去。后者尤其是王永宁提议三个人去好好吃一顿被他婉言拒绝，推说会馆夜里落锁早不敢在外久捱，实则呢他是想一个人美美地、静静地来享受怀中那件意外之物，他还没有见识它呢！究竟会是个啥？翡翠还是玛瑙？能值几多银两？

远处飘来一阵佳肴香味，陶典真这才记起自己还是咋早上吃过饭，腹中饥饿难耐。当下决定，先寻个去处美美地用上一餐，然后回会馆欣赏怀中的宝贝。于是，他万般小心地隔着口袋亲柔地摸摸那物件，抬步往不远处的一家酒楼走去。

到了酒楼门前，陶典真犹豫了，着实拿不定主意该不该进去。因为隔着门窗他瞧得见，里边坐的人全是绫罗彩缎，锦衣绣袍一类，着他这类土布长衫的人，能进去吗？

但是，那里边飘出来的香味儿太诱人了，引得他直吞唾



沫。他甚至一眼瞥见了柜台后边搁那儿作摆设的山珍海味，他叫不出它们的名儿，此刻他认得出也最令他激动的是一只大盘盛的一只红油肘子，红得发亮，直令他喉咙里快伸出手，一把抓住它，然后……

“喀……”陶典真重重咽下一口唾液，奋力使自己站立得正些，尽量装出体面人所应有的那份神态，勇敢地冲那盘肘子跨了进去。

“你……?!”站门帘处迎客的酒楼小二伸手拦住他，鼻孔里哼出这一声后用陶典真见惯的神态乜视他，脸上似笑非笑。

“我……我怎么啦?”陶典真毫不遮掩自己的仇视，忿忿地问。

“你……有钱?!”

“有!我有钱!喏，你想不想数一数!”

“够买一只肘子!”

“什么?一只肘子十文钱……”

“土老帽!这是‘一品香’。去去去，奔对过拐南面儿，那儿有为你这种人开的小饭馆，还用不了十文钱……”

“不!我就高兴吃你这儿的肘子!我愿意出五百文——”陶典真几乎是吼，暴凸着眼，额头快碰上店小二。

“喝，牛气!成，你他妈有志气老子成全你。”小二颇为滑稽地做了个请进的手势，扯开嗓子叫，“脆皮肘子一份外带白米干饭——”

酒楼里一片笑声。脸红得像关公的陶典真装着没瞧见，挑了张无人的桌面坐下。

色彩光亮、油滋滋的脆皮肘子端了过来，陶典真双眼发亮望着这肘子盘算如何下箸。妈的，竟然要他五百文，这竹